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滄人

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王慶曆王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

氏及慕容寶敗高祖歸魏王將軍湖生四子第

三子諡仕魏心至侍從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皇考樹

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

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

神武生而皇妣韓氏姐養於同產姊塔鎮獄隊尉景家神

武元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母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

為皇天所宗自有精

頭高權齒曰如玉少有

係表家貧及媪武明皇后始以馬得給鎮之隊主鎮
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東濟才終不徒然使以
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
上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雲晝晦而聲也之半日乃
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獲衆
星而行覺而曰豈為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
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命而進之祥以為慢已
咎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幸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
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士懼其亂而
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

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客入劉貴
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以朔戶曹史孫騰外史史休
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雁與神武及尉景蔡鴛子如
賈顯智等滅沃野見一赤兔母持輒逸遂至洹澤澤中
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
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
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雍中酒烹羊以待
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
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意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
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

金人未洛居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配其行事
與尉景段榮蔡雋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
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隻落牛神武彎
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
葛榮又亡歸尔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
至是始得見以雉倅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
見焉因隨榮之殿殿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
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時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
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
別為群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尔意神武曰方今天子

思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

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以六渾之

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乃出自是每參軍議後從

榮徒據北州抵揚州邑人龐蒼焉正團焦中每從外歸主

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為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

蒼鷹為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

始以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

肉厚以相奉蒼鷹為母求以神武為我子及得志以其宅為

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團焦以石

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為宮既而榮以神武為

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不敢制私信
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為前鋒至上黨明帝私詔之
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錫傳卜
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及尔朱榮
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
羊侃于太山于暉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
酋長嘗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
稱尔朱榮曰此正可統三千時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
六渾耳因誡兆曰尔非其正終當為其子穿鼻也乃以神武
為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符榮下要人盡得其意

時州府無敢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尔朱
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
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率兵犯
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如有圖兆計及兆入洛
執莊帝以兆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覲孝
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
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尔朱世隆等立長廣王
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且夜步至潘
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兒請改行
八雙之伸武乃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潘

走初孝莊之誅介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
密勅步軍
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
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力破之藩死
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隆度律方伯共執朝政天光據
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葛榮
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
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忘之問計於神武神武
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正系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
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如拔允時在
坐請神武神武拳敲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

分奴屠天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
請殺之兆以神武為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
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金兵可集汾東受令不建牙
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
左右訪之則以刀聞嘗於并州市盜殺人者乃署為親信
兵士素惡此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
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降戶拙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
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之兆從其議
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衣異望况高
維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患邪

一、六白而進將出淦口倍加約束纖毫之不可聽候
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信同將兵整
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詵誕不
供有軍營程米神武自取之魏並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
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尔朱度律發
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
為勃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
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為白六原來奔神武以為行臺郎
尋以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共兵侵掠百
姓歸心乃詐為書言尔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

衆皆愁之為并州符微兵討步武洛稽發萬戶將遣之孫騰
對景偽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外涕執別人
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尔俱失鄉客義同一家
不意在上乃爾微召直向西已營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
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
人為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尔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
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王壹與前異不得欺
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尔不能為取笑天下
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將牛饗食之喻
以討尔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皇幸甚神

曰討賊大順也極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
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指尔朱氏尔朱元忠與
高乾平殷州斬尔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背曰今日反决
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是時兵安既振乃抗表罪狀尔
朱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尔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
奔孫騰以為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眾望無所係十月
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初自皇帝年號中興是為
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尔朱兆會之神武用濟泰
縱反聞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
交鄴相州刺史劉寔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建
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為湯陰令神武呼之曰
麻都祥慙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及相往
國大將軍大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
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并城來降閏三月尔朱天
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眾
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總督
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柏時馬不滿千步兵
不至三萬眾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虻以塞馬道
於是將士皆為死志四面赴擊之尔朱兆責神武以背已

神武曰本勳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此曰宗安在害六
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竺計汝在左前立豈
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我絕矣乃合戰
大敗之尔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全言以此將輕
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武以七
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均等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
夜久季武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
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
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也四月斛斯
椿執天光度律以送各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欽

入洛陽執世隆彦伯斬之兆奔荊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
時凶蠱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
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勅紹為軍道向鄴公佐
受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
焉及戰之日尔朱氏軍人見陣外土馬四合蓋神助也既
而神武至洛陽發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
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廿襲兗州刺史增封并
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遷鄴魏帝餞於
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尔朱兆封隆
之書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尔朱普景反於

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際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使
於京師斬之遂自滄口入余朱兆大行晉陽北保秀容并
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太丞相府而居焉余朱兆
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
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寶泰以精騎馳之
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寶泰奄至余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
驚走追破之於赤洪鎮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
宗以余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
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余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

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自斃及覆省斬之斛斯椿由

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

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勅大不

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武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

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一拔謂拓拔賀

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

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密紹業密勅長樂

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箭刺柱伏壯

士執紹業於路得勅書於袍領遂來拜神武抱其首哭曰

天子枉害司空遠使以白武備勞其家屬賜餼次弟植王

光州為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之頃聞難於
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攻乃樊七推鹿車歸勃
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死
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
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
臺隨機處分神武奪其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神武不
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淫取乃
侯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池
河恃險擁兵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

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屠災既
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
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
勃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
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
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
來奔稱魏帝搆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
之謂騰曰語余馮王元家兒矣正如此領軍妻昭辭疾歸
晉陽魏帝於是又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又河南關西
諸刺史華山王鸞在徐州神武使郎珍奪其寶璽建州刺史

詔

表

史輔臣齊州刺史蔡儁以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
以去賢使御史中尉基儁蔡儁罪以明府賈勳智為齊州
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立有吳必河南諸州兵
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字文黑獺自平破
秦龍多家非分脫有變非常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皆矣
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
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
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縮接蠻
左密遣畿服關龍侍遠將有逆圖臣今濟勃兵馬三萬擬
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瓌汾州

刺史斛律金剛武衛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兵來遼津
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
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
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
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聽處分魏帝
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
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
曰臣為嬖佞所閒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亦朱時計
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
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卒

初

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立志以各神武使舍人温子昇草勅
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為勅曰前
持心血遠以示王深異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
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
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
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
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
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為亂賀拔勝
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為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
所為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為國立功念無可責

君若欲分討何以為辭東南不賓為日已久先朝已來置
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
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
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
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
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
送誰不怪王騰既為禍始曾無愧懼王共事君盡誠何不
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
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
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眾終無圖彼之心王

脫信邪。集義舉旗南指，縱無四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罪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害義，理宜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踈。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

勅

謀焉。遣兵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雋受伐使，邱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以為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為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佯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

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勅馬宣告曰孤遇尔未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似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荅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雋神武使竇泰與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乙素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

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候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此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北齊孝芬都官

尚書劉廙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以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敬躡神武醜之神武尋至弘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庾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荅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荅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

詔
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旣西恐逼嶺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嘉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

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眾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彞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彞升太子侯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彞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稟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丁侯普撥神武以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大宰受洛干弼州刺史叱于寶樂右衛將軍破六

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迺騶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齊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分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飢流散請所在開倉振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噪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振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揔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旄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崱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衆

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
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
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
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
射神武降階下稱賀又辭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
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
州塞不見大獺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
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德節級相
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
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
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
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
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
芒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
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

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
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
騎六七十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
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尔爲懷州若死則用
尔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斷矢盡而死西魏太
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刘洪徽射中其二
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
武使刘豐追奔狗地至恒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
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
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

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隘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於

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
旱請蠲縣責振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
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
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尔朱文暢開府司馬任曹
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
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族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竝
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

神武朝鄴景午遷晉陽一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螿陣鬪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閒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螿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鉄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狐虛術

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塚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竝鳴士皆驚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於亭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三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

至是世子為神武書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
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
世子曰我雖疾尔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
豈非憂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
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
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竝性適直終
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
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今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
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惜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
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

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邪死亦何恨景年
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
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喪詔凶禮依漢大將軍
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
軍事齊王璽紼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
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
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為獻武帝廟號太祖
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
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

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研吏罕有預之經馭軍法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歎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擇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力劔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竝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

谷渾阿至羅威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勃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咸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

釐改前式銓擢唯在鈔八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廢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勝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曰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預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平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

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盛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眾討之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傳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幸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野攸馮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將軍餘如故壬寅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苟

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王官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
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九月己亥文襄請善勳灼然未蒙
齒錄者悉求旌賞朝士各行有聞或以年耆疾蒲告謝者
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事聽蔭子孫自天平元年以
來遇事亡官者聽復本資豪貴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其第
宇車服婚姻送葬奢僭無限者並令禁斷從太昌元年以
來將帥有殊功異効者其子弟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
身其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祖課若有藏器避世
者以禮招致隨才擢叙罷營構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
有所曠廢者免所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即宜超

叙不拘常式辛丑文襄還晉陽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文襄
朝于鄴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并請通和文襄許其和
而不荅書侯景之叛也南兖州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
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誑誤景破後悉被禽獲尚書咸慶
極刑文襄竝請減降於是斬長宣其餘竝從寬宥三月戊
申文襄請朝臣及牧守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
邊城者務在得才不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
朝廷所悉不在舉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
郡縣雜白身不限在官解職竝任舉之請才進擢辛亥文
襄南臨黎陽濟於武邑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

書朝士以相戒厲於是野承風莫不震肅六月文襄巡北邊城戍振賜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還晉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思政於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比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襄位相國封齊王綠綬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戶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大行臺竝如故丁未文襄入朝固讓魏帝不許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潁川六月景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

事釋而待之七月文襄朝于鄴請魏帝立皇太子復辭爵位殊禮未報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于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柏堂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實刀於盤下冒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無至去牀下見殺時年二十九祕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舉哀於太極東堂詔

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在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
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紘輜車黃
犀五毒縣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禮謚曰文襄王
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
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談諧之際從容弘
雅性聰警言多箴策當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
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
南翻非直本懷狼矣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
嘗於宮西造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
責之乃止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翼方
屢戰而翦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
魏武帝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分焉文襄
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
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
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揔而論之積善
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方洽周益周
旱孫

粹然校



